

引用:韩宇昌,韩襄,杨东方.《医方大成》在东亚的环流[J].中医药导报,2026,32(4):1-4.

海外中医

《医方大成》在东亚的环流*

韩宇昌,韩襄,杨东方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2488)

[摘要] 孙允贤的《医方集成》历经熊彦明、熊宗立祖父子两次增补,不仅在国内流传广泛,更远播朝鲜半岛与日本。该书在两国均有翻刻,也被医家引用、注释与改编,对朝鲜半岛与日本的医学产生较大影响。至近代,伴随学者往来,该书再度传回中国,形成了书籍的环流。现存版本中的藏书印,展现了其递藏过程。此外,在流传过程中,朝鲜大型方书《医方类聚》在引用时出现3个书名,提示了本书的内容变迁过程。《医方大成》在东亚的环流,展示了汉字文化圈在医学方面的密切交流。

[关键词] 《医方大成》;古籍流传;东亚环流;《医方集成》;《医方类聚》

[中图分类号] R-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6)04-0001-04

DOI:10.13862/j.cn43-1446/r.2026.04.001

The Circulation of *Yifang Dacheng* in East Asia

HAN Yuchang, HAN Xiang, YANG Dongfa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SUN Yunxian's *Yifang Jicheng* was supplemented twice by XIONG Yanming and XIONG Zongli. This book not only circulated widely within China but also spread far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Japan. The book was reprinted in both countries and it was cited, annotated, and adapted by medical practitioners, exerting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edicine. In recent times, through scholarly exchanges, the work circulated back to China, completing a cycle of transmission. Through materials such as collector's seals, the transmission history of extant editions can be traced. Furthermore, during its circulation, three different titles appeared in *Yifang Leiju*, indicating the evolution of this work's content. The circulation of *Yifang Dacheng* across East Asia demonstrates the close exchange of medical knowledge within the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circle.

[Keywords] *Yifang Dacheng*; the circulation of classical texts; East Asian circulation; *Yifang Jicheng*; *Yifang Leiju*

《医方大成》系熊彦明基于元代孙允贤《医方集成》增补而成,诸多史料均有记载^[1]。孙允贤,元代文江(今江西吉水)人,曾为李仲南《永类铃方》“详加补订,备述治法”。是书共10卷,王元福在序中交代了其体例:“文江孙氏集诸方,取功要者各以类编,名为《大成》,各类之首,又取《三因》及严氏诸家之说,合而为论,庶观者得其说而求其方,了然在目矣。”^{[2]308}即先叙述医论,后引用诸方。这种“集合古今医方于一书,并挑选有效者”成书,“或为当时风气所在”^[3]。其编纂目的为“使阅方者一览而尽得之,可省蓄方之繁,而行远者亦可挟以自便”^{[2]308}。目前学界对《医方大成》的两次增补已有研究^[4],但其版本递藏与东亚流传情况仍有待梳理。笔者通过细致比勘《医方大成》现存版本,结合历代书目著录情况,系统梳理了该医籍成

书、增补及其在东亚地区的流传历程。同时,在离析《医方类聚》引文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辨了该书所载3个相关书名的具体所指。对《医方大成》东亚流传过程的梳理,不仅揭示了其版本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也彰显了中国古典医籍对周边国家医学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呈现出汉字文化圈在医学方面的密切交流。

1 《医方大成》的增补过程

《医方集成》原为孙允贤所编,经元代医家熊彦明增补后更为《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其孙熊宗立在《医书大全》的“医学源流”部分记载:“孙允贤,文江人。元仁宗延祐中,选《医方集成》。予先祖彦明公选《宣明》《拔萃》等方而附益之,是谓《医方大成》。”^{[4]32}《医方大成》的刊记也可佐证:“《医方集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2FTQB012)

通信作者:杨东方,男,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古籍研究

成》一书，四方尚之久矣。盖所谓《济生拔萃》《宣明论》《瑞竹堂》、张子和、徐同知方，尤为切要，所不可遗。本堂今得名医选取奇方，增入孙氏方中，俾得通贯，名曰《医方大成》。”^[1307]其中“本堂今得名医”指的应当就是熊彦明。书名中所谓“南北”，《医籍考》谓：“按先子曰，是书称南北经验者，谓南北之域，寒燥各异，然书中诸方，用之通活，俱得其效验，故以命书者也。后阅吉田意庵（宗恂）释是书南北之义，与先子之说相符。”^[1309]其中提到的吉田意庵，又称吉田宗恂，本名光政，通称孙次郎，吉田宗桂次子，角仓了以之弟。吉田家世代为医，历代皆称意庵⁹。其在《医方大成论抄》中注释道：“言南方而经验药，北方而难用药有之。又北国而经验方，南国而难用药有之。假令河间南方医者，故专门者多用寒药，东垣北方医人，故多用温药，南北治相违。今此《大成方》，南北而经验药也。故药不取一变，南北共享此方，可治疗也。然则东西不言，而南北计云亦得。”¹⁰不过河间显然是北方人，这里的对比有些牵强。现代有学者认为，“南北应是包揽南北医方，而不是书中医方能通治南北疾病，获得奇效。所以，从《医方大成》到《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其实不只是增补方书内容，而是反映南北医学融合的努力。”¹¹熊彦明不仅增补了方剂，还增加了“《拔萃方》东垣先生试效方论”一则医论。

在熊彦明增补之后，《医方集成》原书并未消失，而是与《医方大成》同时流传。现存增补前的版本两种。《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著录“元郑氏宗文书堂刻本，藏于台北‘故宫’”（以下简称“台北本”）及“明成化十七年（1481）书林刘氏溥济药室刻本，藏于国家图书馆”¹²（以下简称“国图本”）。这两个版本在每个病证后并无《宣明》《拔萃》等方，说明其为熊彦明增补前的版本。对比两个版本，其内容并不相同。其中明成化十七年书林刘氏溥济药室刻本，虽为增补前的版本，但刊刻时间晚于熊彦明增补的时间，而在第九卷突然多出“拔萃方”。这可能是刊刻者所依照的底本为增补后的版本，而在刊刻时忘记删除的缘故。这也体现出坊刻本在刊刻时并不严谨。此外，台北本前有杨守敬题识，“此本每卷大字似后人改补，则知旧本必是集字，然未录《宣明》《拔萃》诸方，犹在于彦明重修之前必矣。”¹³故虽然书名称作《医方大成》，但其内容仍是《医方集成》。所以，虽然历代书目中鲜有记载《医方集成》之名，但也可知其是以《医方大成》之名继续流传。

后来，《医方大成》又被熊彦明之孙熊宗立再次增补。其在自序中提到“余自幼多病，喜读医书。暇日因取前方，芟证归类，措方入条，复选诸名方中有得奇效而孙氏未尝采者，与夫家世传授之秘，总汇成编，凡二十四卷，目之曰《医书大全》”¹⁴自序1。熊氏变更较大，不仅增加了医方，还增添了15个医论¹⁵，并将书名从《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更名为《名方类证医书大全》，这与《医方大成》已不能算作同一部书。

《医书大全》的出现，逐渐取代了《医方大成》，到了清代，是书流传渐稀。《四库全书》编纂时将其放入存目，其所得的版本为熊氏增补之后的。《四库提要》曰：“《类证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旧本题元文江孙允贤撰。本名《医方集成》。此本为钱曾也是园所藏，犹元时旧刻。目录末题‘至正癸未菊节进德书堂刊行’。”¹⁶也是园是钱曾的藏书地，在《也是园藏书目》中著录有“《医方大成》十卷”¹⁷。钱曾之书

多从赵琦美脉望馆得来¹⁸，《脉望馆书目》著录：“《医方大成》二本。”¹⁹可知当时四库馆臣所见的版本递藏过程为：赵琦美脉望馆—钱曾也是园—四库存目。然此癸未本今未详其所在。

2 《医方大成》在东亚的流传

《医方大成》不仅在国内影响广泛，在东亚也备受关注。明代中日重开贸易交流，文化交流相较于元代更加频繁¹⁴¹。《医方大成》流传至日本后，十分受重视，被多家收藏。《经籍访古志补遗》记录了此书在日本的收藏情况，“又野间氏白云书库及福井榕亭所藏，题云《南北经验医方大成》，每门有《宣明》《瑞竹》《拔萃》诸方，即彦明所附益也”¹⁵¹。其中“野间氏白云书库”指野间三竹的藏书库“白云书库”。而福井榕亭藏书库名为“崇兰馆”，崇兰馆本后归入杏雨书屋¹⁶¹。

此外，日本医家还对其进行改编、注释。日本人吉田意守著《医方大成论》，实际是将熊宗立《医书大全》中的方剂删除，只保留医论。《医籍考》记载：“天文中，洛医吉田意安宗桂钞出是书诸论，题曰《医方大成论》，以便初学。”¹⁵¹⁰⁰小曾户洋曾讨论过《医方大成论》在日本的影响¹⁷¹。

朝鲜王朝（1392—1910年）也十分重视《医方大成》，不仅在《乡药集成方》《医方类聚》等医书中大量引用，亦刊刻过此书。《实录》记载：“礼曹据典医监牒呈启：本监生徒专为习读医方，今在本监《直指方》《伤寒类书》《医方集成》《补注铜人经》等书，只有唐本各一件，习读人多，难以共看，令铸字所印颁。”¹⁸¹可惜此朝鲜版今未详其所在。《朝鲜医籍通考》认为熊宗立的《医书大全》亦被朝鲜所翻刻，理由是在《养安院藏朝鲜医书目录》中有著录¹⁹¹。但核查《怀仙楼书目》，其著录为“《医书大全》七本。和”²⁰¹。其中“和”指的是“和刻本”，并非朝鲜本。

3 《医方类聚》引《医方大成》考

《医方类聚》为朝鲜王朝前期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医书，其中引用了大约150种中国医书。由于其成书时代早，编纂时间更接近原始医籍的成书年代，且在文献征引时几乎不做改动。同时，相较于中国本土医籍在流传过程中经历的反复刊刻、校改等环节，此书因特殊的传播轨迹避免了后世医家的改动。基于这些特点，《医方类聚》所引用的医籍内容较现存传世版本更接近其原始形态。早在明治九年（1876年）森立之为其所藏的《医方大成》所作跋文中就提到《医方类聚》在引用《医方大成》时的问题：“如《医方类聚》所引，云《医方集成》，云《医方大成》，云《南北经验方》，三书分别不混同，宜俟他日一校之耳。”²¹¹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医方类聚》引书的特点。首先，引书多用简称，且同一部书所用的简称并不相同，需要将其引用内容与现存版本进行核实，如《延寿书》与《三元延寿书》均指元代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痘疹方》与《陈氏小儿痘疹方》均指宋代陈文中《陈氏小儿痘疹方论》。其次，《医方类聚》在引用时总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即当3本书同时出现时，其顺序总是《医方大成》在前，《医方集成》在中，《南北经验方》在后。这个顺序是固定不变的，在《医方类聚》的小字注部分也能够体现。《医方大成》名下方剂的注文会标注“《医方集成》《南北经验方》同”，而且这种标注绝不会反过来，即《医方集成》名下的方剂注文只会出现“《南北经验方》同”，而不

守敬印”“宜都杨氏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星吾海外访得秘籍”“小岛氏图书记”“杉垣蓂珍藏记”“尚质之印”“字学古”“江户小岛氏八世医师”“启迪院”“父子灯前共读书”“葆素所藏”。其中，“启迪院”为曲直濂道三创建的医学院，“父子灯前共读书”为小岛尚质之印^{[26][17]}，“杉垣蓂珍藏记”为山田业广之印^{[26][2]}。从藏书印可知此书先后被曲直濂道三、小岛宝素、山田业广收藏，最后由杨守敬访回。此本被多位名家收藏，可见其珍贵。

南图本旧为丁丙所藏，其跋提到：“惟第九卷仍题《医方集成》，岂孙氏原目刊改未净耶？有‘森氏开万所府之记’一印，当亦东瀛所钤。”^[27]“森氏开万所府之记”实际上是“森氏开万册府之记”，为森立之藏书印^{[26][240]}。《经籍访古志补遗》中森立之小字注提到：“予亦藏元板，题《新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盖与野间福井藏本同种欤。而版式寸分与此本同，左右双边，但第九卷首题云‘集成’校改未至，偶存孙氏旧面者也。”^[28]可知森立之所藏版本，为熊彦明增补之后的版本。此外，书中还有丁丙藏书印：“八千卷楼珍藏善本”“嘉惠堂藏阅书”。后来，此书流入南京图书馆，有“江苏第一图书馆善本书之印记”。

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的版本，原为陆心源所藏。此版最早可以追溯至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著录：“《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十卷（元刊本）。元文江孙允贤编纂。《医方集成》一书……明医之士幸共鉴之。”^[29]张氏之书散出后，部分归于同时期的汪士钟，代表性的有《白氏文集》^[30]《御药院方》^[31]等，《医方大成》亦如是。书中“闽源甫”“汪士钟印”为汪士钟印。汪氏藏书目《芸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著录“《医方大成》十卷”^[32]。此书被收入韶宋楼，后被卖到日本。书中另有“葑溪刘大生源泉藏书记”，此藏书印仅见于宋代钱闻礼所著的《伤寒百问歌》。《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类证增注伤寒百问歌，四卷……‘葑溪刘大生源泉藏书记’各印。”^[33]但未知其具体所指。

5 结 语

《医方大成》在明代东传至朝鲜与日本，对其当地医学产生较大影响。又在近代回流至中国，形成了书籍的环流。该书在东亚的环流，不仅彰显了中医经典在汉字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也体现了区域间医学知识的密切互动。因此，在书籍史研究当中，有必要突破单一国家或地域的局限，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东亚，以把握书籍传播与学术交流的整体图景。

参考文献

[1] 陈曦.熊宗立及《名方类证医书大全》的研究[D].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2013.
 [2] 王尊旺,蔡鸿新.福建医籍考[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3] 范家伟.从《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论元代南北医学融合[J].文史哲,2024(4):70-78,166.
 [4] 熊宗立.名方类证医书大全[M].宋咏梅,郑红,刘伟,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5] 丹波元胤.医籍考[M].郭秀梅,校.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6] 真柳诚,王铁策.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中国散佚古医籍[J].中华医史杂志,1998,2(2):65.
 [7] 吉田宗恂.医方大成论钞[M].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

不详],1632(日本宽永9年).
 [8] 李鸿涛.新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23:188.
 [9] 孙允贤.医方集成[M].刻本.[出版地不详]:郑氏宗文书堂,元代.
 [10] 吉田宗恂.医方大成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03.
 [11] 刘时觉.四库及续修四库医书总目[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366.
 [12] 王瑞祥.中国古医籍书目提要[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657.
 [13] 严佐之.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M].2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
 [14] 平马直树,王晓明.中医学在日本的传承与发展[J].中医药导报,2019,25(5):1-5.
 [15] 涩江全善.经籍访古志[M].杜泽逊,班龙门,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34-335.
 [16] 小曾戸洋.杏雨書屋のコレクション[J].日本医史学雑誌,2015,61(1):11.
 [17] 小曾戸洋.熊宗立(ゆうそうりつ)と『医書大全』[M].医方大成論[J].漢方と診療,2014,5(2):164-165.
 [18] 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李朝実録:第8册[M].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14.
 [19] 崔秀汉.朝鲜医籍通考[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221.
 [20] 怀仙楼书目[Z].抄本.东京:内阁文库藏.
 [21] 孙允贤.新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M].刻本.[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明初.
 [22] 曹洪欣.海外回归中医古籍善本集粹:23[M].影印本.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
 [23] 王绍仁.韶宋楼藏书流布及宋元版追踪[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410-411.
 [24] 何澄一.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Z].北京:故宫博物院,1932:子部医家类19.
 [25] 武茂昌.杨守敬藏书目的整理与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8:6.
 [26] 小野.日本藏书印考[M].大阪:文友堂书店,1943.
 [27]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外一种[M].曹海花,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668.
 [28] 广谷雄太郎.解题丛书[M].东京:广谷国书刊行会,1925:161.
 [29]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M].柳向春,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71.
 [30] 柳向春,宋飞.宋本《白氏文集》递藏源流述略[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1):46-49.
 [31] 徐丽丽,覃晋,高思嘉,等.元刻本《御药院方》版本流传及文献价值[J].北京中医药,2023(6):676-679.
 [32] 李茂如,胡天福,李若钧.历代史志书目著录医籍汇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756.
 [33]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三(子部)[M].北京:中华书局,2009:507.

(收稿日期:2025-06-06 编辑:刘国华)